



# 有事找大哥

□刘学锦

常言道：有风吹大坡，有事找大哥。1981年春节刚过，妈妈的哮喘加重了。爸爸给在驻渝某部队的大哥发去电报，让他找个大医院给妈妈诊治，并让我陪同妈妈去重庆。

我们家在离县城3个多小时车程的偏僻乡镇，到县城后还要坐一天一夜的轮船才能到重庆。

我4岁时，大哥就当了军。12年后的今天，很快要和大哥见面了，我既兴奋又担心。在船上我反复问妈妈：“我们去重庆给大哥添麻烦，他会不会不高兴？”“听说大哥在部队大机关工作，我们母女俩这个样子，您穿一身蓝色粗布衣裤，我全身灰色着装，他会不会嫌我们土气？”妈妈听了，微微一笑，边喘气边费力地说：“你对你大哥不了解，他不是那样的人。”接着，她给我讲4个鸡蛋的事：“我们一家7口人（那时还没有你）都是吃商品粮的，靠每人每月20多斤粮票，我和你爸每月60多元工资生活。三年困难时期的头

一年，在老家农村同你叔叔一起生活的爷爷奶奶，为生活所迫来到我们家。爷爷奶奶的到来，使生活原本就困难的我们变得更加拮据起来，主要是粮食不够吃。你其他三个哥哥都年幼，不能劳作，我和你爸作为基层医务工作者很繁忙，腾不出时间，只有让你大哥和姐姐上山找野菜回来充饥。为了使爷爷奶奶吃得好一些，我和你爸经常把米饭让给他们吃，自己吃野菜汤。久而久之，爸爸全身浮肿，我也多次晕倒。你大哥看到这种情况很着急，生怕我们有个三长两短，就用买文具节省下来的5角钱，到邻居家半买半讨了4个鸡蛋回家，煮熟后让我和你爸吃，他自己不肯沾一口。打这以后，他和你姐姐每顿都要把自己的饭分一些给我们吃。你说，这样的大哥，会怕麻烦、会嫌弃我们吗？”

到重庆后，一连几天，大哥上午请假陪妈妈去医院看病，下午上班，晚上主动加班，把上午耽误的工作做完。部队首长和战友也来看望我们，大哥还领我们上街逛公园。妈妈很高兴，我也特别开心，那些担心早已烟消云散。

大哥也很开心，可看得出来他有些疲惫。妈妈看了很心疼，急着要回家。可不管怎

么说，大哥就是不答应。我给妈妈出主意：“我们悄悄走吧。”妈妈想了想，摇摇头，对我说：“这样走，你大哥会生气。他想把我照顾好，这是他的孝心，他要干好工作，这是对国家的忠心。这两者，他都要兼顾，肯定很累，但他觉得这样做值得，我们要支持他。”

“你大哥是一个既有孝心，又能吃苦耐劳的人。”妈妈喘了一会气告诉我：“大哥在家时，为了减少家里的开支，不管春夏秋冬、酷暑严寒，都经常到十多里外的山上打柴，去20多里外的煤窑背煤，肩磨肿了、脚打起了血泡也不肯休息。参军后，他时时都想着你爸和我靠微薄的收入支撑一家人的生活，还要支付你们几姊妹读书的费用，就尽他所能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当战士时，他每月6元津贴，居然寄回家5元；提干后，每月52元工资，除留下20来元生活费外，其余全部寄回家。他已经30来岁了，还不愿谈恋爱，就是怕结婚后不能全力支持我们。如今，你姐姐和其他几个哥哥都工作了，他们每月把工资的多半都交给了我，还经常给我和你爸买吃的穿的，家里的经济状况一年比一年好了。”

半个月过去，妈妈的病情明显好转，我要赶回去上学。大哥送我们到船上，依依惜别时，他把从单位预支的工资，悄悄塞进妈妈的衣袋里。我发现后，正要告诉妈妈，大哥急忙示意我不要吭声，然后向我们挥手。此时，我想起了孟郊的那首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协会员)



## 和青草结伴赶往新年

□梅万林

干枯的树枝断落之后  
新生的都是新芽  
飘飞的柳絮落定在水面  
左右绵延的往往泛着女子的思绪  
与扎着蝴蝶结的手绢，忽高忽低  
那么，等到秋草与芦苇黄了之后  
一定有更多的青草传递嫩绿的讯息  
却不必在十字路口专为渲染春意

风信子在大海边一浪一浪掠过  
长田沟的青草知道新的一年就要来临  
于是纷纷从雪堆里起身  
攀过泥地和沟渠  
准确地在大白菜的根须间探出头来  
摇摇晃晃，东张西望  
却与原上草的离离状迥然不同

很少有人愿意长久地蹲在一块地上  
和青草对视，在长田沟也一样  
尽管春夏秋冬都以青草的面目示人  
绿意盎然，青青闪亮  
但彼此之间却有本质的区别  
不同的姿态对应着不同的光阴盒子  
春草，夏草，秋草，冬草  
一年四季都只专注于生长

风吹在脸上，雪落在帽檐  
望着你欢天喜地的背影  
我也想和青草结伴赶往新年  
当炊烟在无意之中散去的时候  
我仿佛听见青草对我说  
多带些阳光在身边吧  
因为所有阳光走过的影子  
在大地上的回响都是故乡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文旅委)

## 记忆与照片

□李建春

现在总爱看过去的照片  
我的儿时没有照片  
记忆也早已泛黄  
打满岁月的结  
但有些影子  
还疯长在我贫瘠的童年——  
土墙边慌张觅食的雀鸟  
草丛间惊恐的野兔  
屋顶上瞌睡的燕子  
寒冬里颤抖的夜晚  
把日子排列得杂乱无章

那时的乡村有些疼痛  
在疼痛中装满牛羊  
梯田，蛙声，纸帆船  
阡陌，红薯，泥巴脸  
但在我的心灵之河  
一直奔流不息  
只因为我的青春底子

那些照片中的风景  
把人间的诗画时光  
打磨得无比鲜嫩  
江河湖海，江南烟雨  
名山大川，戈壁草原  
原是经常手捧相册  
反复翻看照片  
独自清点阴晴圆缺的人生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 鸟瞰故乡

□周廷发



站在故乡的山峰，仿佛能触摸到那片古老而贫瘠土地上每一寸温热与生机。我的家乡，在丰都社坛镇，名叫仙鸟嘴，一个被岁月深深镌刻的小山村。小村东高西低，两边的石骨子山脊如守护神般矗立，中间则是层层叠叠的梯田或黄泥坡地，犹如大地母亲的脉络，蜿蜒曲折，将生命的气息传遍每一寸土地。

春天，万物复苏，小村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绚烂的季节。站在山顶放眼望去，桃花灼灼、李花灿灿，菜花、柚花、梨花、杏花竞相绽放，争奇斗艳。红、黄、白、粉等色彩斑斓的花朵，将天空和大地绘成了七彩画卷。微风拂过，一股股淡淡的、浓浓的、芬芳的香气，直沁肺腑，让人心旷神怡。在这片花海中，小村显得格外娇媚，美得让人难以忘怀。

夏日，小村更是浪漫无限、风流无限，展现出另一番风情。站在高处，或漫步田野，层层梯田绿浪滚滚，沙沙的秧苗声，犹如天籁之音，奏出醉心的神曲。绿意颠覆你的视觉，清新颠覆你的味觉，让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流连忘返。

秋天，小村则变得更加丰腴婀娜。放眼望去，遍地金黄，稻田用金黄陶醉了朝阳，瓜果用金黄点缀了丰收。收割机格外欢快，奔跑的三轮车载着喜悦在田间地头穿梭，甚至悠闲的老水牛也参与到运粮之中，拉着斗车，装着金灿灿的玉米和金黄的稻谷，往家中奔跑。农民的笑容，像丰收的季节一样，灿烂无比，脸上都挂着沉甸甸的幸福。这是一年中让人最期待的季节，也是小村最美丽、最富饶的时刻……

而到了冬天，小村又换了一副模样。虽没了春天的绚烂、夏天的绿意、秋天的金黄，但那份宁静与祥和却让人感到格外珍贵。夜晚，听不到一丝嘈杂的声音，只有偶尔的狗吠划破了黑夜的寂静。只有那叮叮咚咚的泉水声，日夜不停地唱着欢歌，拥抱着小村庄。小村的美丽，别有一番韵味，美得有些娇媚、风韵和妖娆。哪怕是静静地、悠闲地走在小路上，也能闻到炊烟的芬芳。那袅袅升腾的炊烟，飘着淡淡的乡愁和思念，一直牵绊着远方。

小村是一首悠长的歌，它唱出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唱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每一棵草都有一股热望，每一粒沙都有一片梦想，每一缕风都有一丝畅想，每一个故事都是一幅生动的画卷。轻轻地抚摸，让人热泪盈眶，让人哽咽回想，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希望。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 父亲的“干笋子炒牛肉”

□贾昭衡

翻遍菜谱，也找不出“干笋子炒牛肉”这个菜名。但你若问川渝长大的孩子，恐怕大多数都品尝过这道“名菜”那独特的“美”味，我便有过这样一次难忘的经历。

那是在老家达州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天傍晚，我和几个同学放学路过地区公安处后面院墙，无意间抬头，见高高的墙上露出了半幅白色的银幕。嘿，晚上这里要放映露天电影！我们犹如闻到了一桌佳肴的香气，兴奋无比，全然忘了回家吃饭，索性就守在围墙外面。

暮色降临，院子里的电影开映了。我们在高墙外，只能从背面看到半截银幕，有点不太甘心。一番商量，在历次蹭看坝坝电影时千锤百炼的我们，便分成几拨，搭人梯攀上大院围墙。“跳！”随着一声呼喊，十几个孩子纷纷跳下两米多高的围墙，一口气奔向球场上看电影的人群中，公安处执勤人员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也许是混入家属子女中不好辨认，也许是好心的警察并没有打算较真，我们十几个顽童便席地而坐，安心看起了电影。

朦胧夜色中，我发现三十多个剃着光头的观众，规规矩矩坐在一个角落，旁边守着十多个警察。可能这些人是在此干活的囚犯吧，倒也没感觉到多么危险。

看完电影，已深夜十一点多，我竟没感觉到一丝饥饿。踏进家门，还沉浸在电影情节里，没想到没有睡觉的父亲走了过来，一把揪住我的胳膊，脸色铁青地喝问：“恁个晚了才回来？跑哪去了？”

一看情况不妙，我赶紧如实招

供。父亲怒吼：“放了学不回家吃饭，害得我找了你一晚上！到学校去问老师，老师说早就放学了；公园里也找不到，怕你是不是下河洗澡遭淹死了，你娃儿硬是要气死人啰！”说完，拎小鸡般将我按到长板凳上，抓起三尺竹片就是一阵皮肉伺候。时值夏天，衣衫单薄，我的屁股和手臂上很快留下道道血痕。意志不坚强的我，自然哭得惊天动地。

在母亲劝说下，父亲住了手，大概也觉得下手重了点，语调渐渐缓和下来。趁母亲为我涂擦药水之时，父亲出屋到对街面馆，为我端回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

已痛漫全身的我，哪还记得饥肠辘辘，可愤怒后的父亲，却没有忘记我还空着肚子。那是一碗这辈子再也不可能吃到的喷香馄饨，那里面，饱含着一个父亲对儿子难以言说的厚爱。

把拿竹条教训娃儿戏称为“干笋子炒牛肉”，这是众多川渝人的幽默。童年时大多顽皮，屡教不改，家长不得不以“干笋子炒牛肉”让其长长记性。

成年后，一次和父亲闲聊，无意中提到那顿终生难忘的“美味”，父亲脸上闪出几分尴尬，我赶忙笑着安抚他：“那时候你老人家也没少讲道理，可我常常是左耳朵听，右耳朵出，不懂事，也确实该打！要不是你的‘干笋子炒牛肉’，我可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多少还有点出息。”霎时，父亲的神色才松弛下来。

父亲已离开多年，但我仍时常幻想，若再能不时享用父亲的“干笋子炒牛肉”，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啊！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